

姥爷与他的“三分地”

□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 高一1班 全冠超

外望校园的秋，窗外的霜叶红了。高大的树叶在挥霍它们的哀伤，这让我想起了姥爷与他的“三分地”，和“三分地前”的那棵树。我已经习惯了复制粘贴、两点一线的生活，在这碌碌无为的生活中差点将姥爷给予我的爱丢弃，前几日才将它拾起。

记得以前，每当我放学回家，姥爷姥姥总会在窗上探出脑袋，略带欣喜地大声呼喊我的名字，这让本身羞愧的我更加不好意思了。在一番大发雷霆后，观望的方式变成了下去等候。

春天，我从外面回家时，发现姥爷坐在楼道口的石头上，我见状赶忙把姥爷拉起来问：“姥爷，你坐这儿干吗呀？坐在石头上不怕冻坏屁股吗？”姥爷面带笑意，缓缓站起，低语道：“这是我自己的搭的，坐着喝茶挺好。”我转头一看，是一个不知从哪捡来的石凳和一块木板垫成的桌子。年幼的我竟真的信以为真，大声喊道：“姥爷这是不是很好玩，我也要坐着喝茶！”姥爷用他刚刮过的胡子抚了抚我幼稚的脸——这是我俩常玩的游戏。“快上去吧，我给你背着书包，你姥姥给你做好饭了。”循着饭香，我拉着姥爷都跑上楼了，每次会摸他的腰带，在许多钥匙中找一把开门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，每次放学姥爷总在他“三分地”等着我。春天是美好的。

夏天，那天回姥爷家，我发现两个高出我一头的年轻男孩在姥爷的“三分地”上打牌，一下子慌了，三步作两步跳到姥爷面前，大哭着说：“姥爷有人抢你的地方！”外公听罢将半个脑袋伸出窗外，哈哈大笑。他把我抱到沙发上安慰说：“我的大外甥，这地方就是给人玩的不是。你姥爷我还到别的地方去打牌呢。去给姥爷买个条烟。”小时候给姥爷买烟，意味着我可以坐在极其严格的家教下，获得少许的零花钱，我一听立刻破涕为笑，笑哭花了的脸上露出了鼻涕

泡。一蹦一跳地跑下去了，下楼时，发现那两个大男孩已经把那块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连烟头和垃圾，一并打扫了。若我争着抢回那块地方，结果便大相径庭了吧！浓密的绿叶下透过丝丝光芒，蝉鸣着，好像在赞扬姥爷的行为。夏天是收获的。

秋天，健康的姥姥突然离开了我们。姥爷的“三分地”也变成了招待客人喝茶的地方。烟头茶叶，往日干净的小天地变了个样。那天，我看姥爷流下了十几年没有见过的泪珠。姥爷的烟一支接一支地抽，将他们掐灭在木桌上，像要把夜晚用打火机点着，木桌被烫出了几块黑点，是我们心中的伤口。从此以后，那“三分地”等不到姥爷了，他接起了做饭的重任。姥姥在时，他们经常为了钓鱼而吵架，而在那之后，他几乎再也没碰过放置已久的鱼竿。门外的枫叶落了，褐色的红为每一个逝去的灵魂盖上被子，沉寂他们。

冬天，那一次我回到姥爷家，发现姥爷又在那“三分地”等着我。天气已经很冷了，他本身身体就弱，穿着厚衣服也要不停地抽烟保暖。烟蒂已经积了不少了，我又惊又喜，赶忙扶他上去。质问道：“那么冷，你还下来干吗？”没有回答，他只是说：“什么？”我才意识到，他耳朵已经很聋了。一顿饭他对我嘘寒问暖，时而拿起暖壶，时而放下筷子看着我。只能在母亲白他一眼后才作罢“是啊，你姥姥走了好几个月。”大家被这句话击中了哑穴，饭桌上所有人再无言语。时间会将很多物和人洗刷掉，我才意识到，也差点洗刷掉了我对姥爷的爱。我轻轻下楼扫去那石凳上尘土，擦去木板上的烟蒂。冬天是怀念的。

冬去春来又一年，有时我想，姥爷为了什么？史铁生说过他轮椅碾过的地方都有他母亲的脚印，那么我想，我走过的每一条路都有外公在“三分地”的等候。

到世界去

□青岛市实验高级中学 高二12班 贾硕 指导教师：崔洪文 孙鸣浩

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”如果说，要到世界去，那么世界在哪里，它是什么样子的，要怎样到那儿去，这些仍值得思考。

有云“世界之大”，世界可大到无边无际，这是大世界；又语“一花一世界”，世界可是一草一木，这是小世界；电子包裹原子核，无序运动，无止无休，这是微世界。从另一维度看，可见可感的世界是一种世界，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又是另一种世界——精神世界。世界一词，本身就附有一种属性，叫作“多元”。

大世界，从南极到北极，掠过过热，从冰冷至冰冷；从浩瀚星空到深邃海底，掠过熟悉，从未知至未知；从白昼到黑夜，掠过熙攘，从疲倦至疲倦；从远古至如今，掠过时光，从无限至无限。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”，世界那么大，我们真的应该去看看，而非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”怎样去往无垠的世界？走马观花，见过就遗忘，只图开心，一定是不可行的；一心牢记目的地，像完成任务一样打卡表示来过，又怎么叫自由？何不这样想：记得目的，而非目的地。畅游人间的目的，跳脱不开“开阔眼界、充实自己”八个字，牢记并去追求，身侧有清风，心中有潇洒，岂不快哉？

小世界，一草一木，一粒种子，一捧泥土，看似小，实则另有乾坤。“有的人走得很快，连灵魂都跟不上了。”小世界是身边包罗万象的细节，走得愈快，错过的越多，灵魂忘记了思考，也渐渐忘记了躯体的样子。留意观察身边事物的人，往往内心也更强大，走入世界，而不是停滞在表面。正如有的同学对着卷子思量了半天，只想起雨中小草昂首，却

不曾见到过山路旁的酸枣树满身荆棘，乃至忽略教室里深浅不一的绿萝长得肆意。到小世界去，要记得弯下腰，用心去与生命对话。

微世界，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密码子，有人志在无穷远处，却忘记了看看自己，就如：寻找光年之外的外星生命，是否应该先给生命下个定义？那么应怎样给生命下定义？地球上生命的标准能否丈量一切？一个生活在南极的人，怎么会料到炎热的赤道也有企鹅。历史无数次证明，人类对未知的猜测难免主观臆断，研究微世界，不正是在研究通往“罗马”大道的路基吗？

怎样去往精神世界？难道是研究心理学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人人的精神世界相联系，形成民族文化、世界文明。就个人而言，精神世界中都有一盏明亮的灯——热爱。用一生去追寻、去热爱，有意义，有价值。多少人执着坚守，多少人默默无闻，经历过风雨，看过大千，最终回到本心，坚守本心。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是对脚下土地热爱的坚守；中国妈妈的刻字“中国”是对风雪边境热爱的坚守；千万老师的默默耕耘是对点亮灵魂的热爱的坚守。

如果你看过《海上钢琴师》最后的诀别，你一定记得那双闪亮着光的眼睛，他说：“世界是无限的，而我是有限的，世界是有限的，我就是无限的。”世界之大，世界之小，世界之秘密，都是无限的，正如“诗酒趁年华”，我们应当走出去，去看看；而我们终将回归，最初的地方，有热爱，有坚守。此刻的世界是有限的，而我们，是无限的。

香远益清

庚子秋 范曦月书

□青岛城阳京华学校 高一3班 范曦月 指导老师：李勋勋

□青岛国开第一中学 高三10班 张瑞言 指导老师：邵帅



紫罗兰

□青岛华夏职业学校 高二11班 宗淼 指导老师：王慧

四月的家里，春和景明，空气中散发着花香气息，妈妈正为她房中的那一株紫罗兰浇水，那背影像极了姥姥……

四月春暖花开院子里。“三妹！你看这株紫罗兰多好呀，像极了你小时候房中的那盆。”姥姥躬着身，摇着手指着路旁的紫罗兰冲妈妈说。

“妈，您怎么又想起了那盆？那盆不是已经被爸爸给送人了吗？您要是喜欢，改天我去花市给您买一盆去。”“啊？你说什么？”姥姥有些耳背，将手放在耳边挑着眉冲妈妈问道。

“我说，等我有时间给您买一盆。”“啊！好好好！”姥姥也不知听没听见，只是连连点头微笑。

四月十六日，一个寻常的日子，我跟在妈妈身后一蹦一跳走进院子。“你小心点儿，有台阶别蹦了，好好走路。”妈妈回过头叮嘱着。“您干吗呢？”接着妈妈提高了嗓门。我猛然回头，跑到路边，这时妈妈已经扶起了姥姥，拍打下她身上的泥土，左看看右看看。

“三妹！你不是说给我挖紫罗兰吗？这么多天你还没挖，是不是忘了？”我和妈妈一愣，原来姥姥听岔了，我望着泥土中的紫罗兰，泥土被翻开根保留得完好。铲子

被扔在一旁。我赶忙说“姥姥，紫罗兰这么好看，我们带回家养吧。”阳光下姥姥白发苍苍，阳光在那饱经风霜纵横交错的皱纹里跳跃着。“好！带回家，这是你妈最喜欢的。”姥姥笑了。

“妈我扶您！”姥姥微胖的身体摇晃着，她摆脱妈妈自己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走着。妈妈张开双臂跟在后面。那株紫罗兰被妈妈种在花盆里。妈妈买的紫罗兰紧挨着种在一旁。紫罗兰微笑着随风摇曳，她抹着眼泪不知又回想起了什么。

过了几天舅舅来接姥姥回家，在楼下和妈妈聊天。我和表弟陪着姥姥在厨房忙碌着，她叮嘱我一定要记得给妈妈的花浇水，这是她最喜欢的。我问姥姥“那为什么还把原来那盆紫罗兰送人？”“因为你妈对花粉敏。”临走前姥姥趴在车窗上跟妈妈说“别送了，回家吧，你喜欢吃的菜我都做好了。”

回到家，我陪着妈妈坐在桌前，桌上有槐花包、糖醋鱼、三宝粥……都是妈妈爱吃的。她笑着给我夹菜，眼中却有泪光闪烁……

我的生命是妈妈给的，而妈妈的生命是姥姥给的，姥姥爱妈妈就像妈妈爱我一样。一代又一代，爱，永远生生不息地循环往复着。

花开半夏

□青岛市城阳第三高级中学 高二5班 解楠楠

那年夏天的匆匆一瞥，就注定你我之间，不凋不败，璀璨如夏花。

——题记

沉寂的阳光透过林隙照在柏油路上，盛夏数千个夜晚的蝉，此刻正在尽情地喧嚣。我走过转角，却看见一名老太太正在地上哭泣，周围有人去开解，也有人围观。他就那样走过，漆黑的瞳孔有着难言的冷漠，如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既不帮忙也不马上离开，面无表情地缓缓走过，顺带冷冷的一瞥。

“冰山。”我心里默念道，却也未去帮忙。只是我才到她身边，只听身边人道：“她过来问儿媳要钱，人家不给，平常欺负惯了，现在好，把人逼急了，在这撒泼。”我听得眉头紧皱，却还是给了她纸巾。

十几天后，高中生活到了。我搬进宿舍的第一眼就看见了他，面无表情。嘿，夏天不缺冷气机了，冻死人都要。“我姓蓝，蓝夕。”蓝冰多好，名副其实。我在周围室友互相询问的风暴中躲了过去，因为到他那里就停了，没有人能跟他说四句话以上。

高中生活的确不易，我感到有些力不从心，但更令人奇怪的一点是，我最近有些运气太好了？

疲惫一天后，我拿去接水的杯子在单道掉落，出现一道道细密的裂痕。“低能。”他冷冷地说着，但第二天，裂纹却消失了；

下课后，我的笔记还没有记全，却找不到可以记录的笔记，他淡淡地望着，“无聊。”但我的笔记却奇妙地补全了；入校生活已经好几天了，我却总是记错名字。“你可以转班了，你呆不下去了。”“要你管，大冰山。”我咬牙切齿地望着他，但是桌子上却出现了全班同学的名字与座次。诸如此类，不可计数，莫名的笔油，无痕无迹的参考书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进宿舍时，发现他拿回他放在我桌子上的书。他正好抬起头看见我，我说道：“蓝夕，是你？”他淡淡地点点头，“如果你厌恶，可以明说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唔，因为，因为你心好，还有，我们要同窗三年。”他说道，居然微微在笑。就像十年冰封的蓝莲花，一朝盛开的灿烂和纯净，阳光微露出几分曦和，花开在璀璨的盛夏。“真相大白后要让人感激你，狡诈。”

那些冷漠的人并不是真的冷漠，只是畏惧拒绝的关心。所以你要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